

乾隆游江南



二十四年正月三版

全二册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發行者 啓智書局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新式標點
南江遊隆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乾隆遊江南目錄

卷上

北京城賢臣監國
杏花樓奸黨遭誅
退妖魔周郎配偶
區家計智退莊客
雷老虎擂台喪命
梅花椿僧俗比武
林勝捉奸遭反搃
下潮州師徒報仇
英武院探賭遇名姝
楊遇春賣武逢主
遇詩翁蔡芳奪舟
奪鱸魚踢傷倫公子
少林寺門徒私下山
第十四回
第十三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瑞龍鎮周郎遇主	海邊關良臣保驾	八
換假銀張婦完貞	二五	一
金平城怒斬奸官	一七	〇
李巴山比武欺人	一七	一
西禪寺師徒相逢	三六	一
黃坤抱屈遇高僧	四三	一
遊金山白蛇討封	五〇	一
諸仙鎮贖衫收勇士	五九	一
僧燕月行兇遭誅	六七	一
訪主子伯達巡江	七七	一
投村莊收集衆英豪	八四	一
玉面虎陣斬高發仕	九三	一
錦綸堂行家公入稟	一〇二	一

第十五回	牛化蛟貪財喪命	呂英布仗義報仇	一一一
第十六回	雷大鵬別師下山	胡惠乾送兒入寺	一二〇
第十七回	下武當道德報仇	遊羊城五枚解忿	一二七
第十八回	劉閣老屢代光昌	趙芳慶武藝無雙	一三六
第十九回	趙教頭知機識主	朱知府偏斷亡身	一四七
第二十回	蘇州城白花蛇刦獄	牛頭山黃協鎮喪師	一五五
第二十一回	接聖駕區鎮威擢職	結親誼周日青吟詩	一六五
第二十二回	黃土豪欺心誣劫	張秀才喪刑招供	一七〇
第二十三回	伯制軍兩番訪主	唐教頭二次解圍	一八二
第二十四回	待月樓奮鵬護駕	尋芳市老虎喪身	一九二
第二十五回	毓秀村百鳥迎皇	小桃源萬花朝聖	一九七
第二十六回	遊花園題贈佳人名	闢新房戲謔風流話	一〇一
第二十七回	急腳先鋒逢恩得赦	投懷弱燕遇主成親	一一一
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美貌歌姬嗟命薄	一一五
第二十九回	蘊玉閣狂徒恃勢	天香樓義士除頑	一一〇
第三十回	東留村老鼠精作怪	飛鵝山強賊寇被誅	一四四

卷 下

第二十七回
急腳先鋒逢恩得赦
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第二十九回
蘊玉閣狂徒恃勢
第三十回
東留村老鼠精作怪

投懷弱燕遇主成親
美貌歌姬嗟命薄
天香樓義士除頑
飛鵝山強賊寇被誅
一
一
一
一

第三十一回	李全忠尋仇擺擂台	程奉孝解忿破愚關
第三十二回	白面書生逢鐵漢	紅顏少女遇金剛
第三十三回	英雄遇敵沐皇恩	義士慈心叨御賜
第三十四回	命金剛碧玉共成親	逢聖主許英識戰法
第三十五回	三英雄廟前逞力	雨孝子遇水無災
第三十六回	碧蓮孝感動家姑	紫薇遺珍賜佳兒
第三十七回	報恩寺和尚貪財	廣法菴女尼死節
第三十八回	王寶珠貪淫損命	錄金言警世除頑
第三十九回	葉公子通賊害民	段翰林因姪會主
第四十回	陳河道拯民脫難	鄒按察救駕誅奸
第四十一回	揚州城撫憲銷案	金華府天子救民
第四十二回	仁聖主怒斬奸官	文武舉同沾重惠
第四十三回	安福戰敗飛龍閣	趙虎收服金鷲吼
第四十四回	老大人開科取士	白安福建醮復仇
第四十五回	白安福設壇恩建醮	胡惠乾特惡又尋仇
第四十六回	說閒言機匠肇禍	緝要犯捕快尋友
第四十七回	印月潭僧人不俗	誇武藝惡霸興兵
第四十八回	儀鳳亭妓女多情	

第四十九回	奪佳人日青用武	打豪奴詠紅知恩	一二三
第五十回	入縣衙怒翻公案	到撫轅請進後堂	一七八
第五十一回	杭州城正法汚吏	嘉興府巧遇英雄	一三三
第五十二回	害東翁王懷設計	見豪客鮑龍顯能	一三七
第五十三回	重親情打傷人命	爲義士大鬧公堂	一四一
第五十四回	周日青力救郭禮文	李得勝鞭傷鮑勇士	一四五
第五十五回	醉大漢洪福救主	萬良朋華琪留賓	一四九
第五十六回	周日青小心尋聖主	楊長祺請罪謁天顏	一五四
第五十七回	方快頭叩問吉凶	高相士善談休咎	一五七
第五十八回	識真主高進忠顯名	訪細情何人厚得信	一六〇
第五十九回	施毒計氣煞惠乾	逞凶鋒打走方德	一六五
第六十回	急調兵擬困西禪寺	調官兵會必忠設計	一七〇
第六十一回	西禪寺胡惠乾驚變	請會議協拏胡惠乾	一七七
第六十二回	破花刀惠乾喪命	大雄殿高進忠爭鏘	一七九
第六十三回	絕後患議拏家屬	擲首級三德亡身	一八三
第六十四回	奉旨訪師方魁跋涉	報父仇擬請禪師	一八七
第六十五回	探消息馬壯士逞能	應詔除害白眉登程	一九〇
第六十六回	一九四	一九四	一九四

第六十七回	舊地重遊山僧勢利	一九八
第六十八回	俗和尚出言不遜	二〇一
第六十九回	環求怨罪前倨後恭	二〇六
第七十回	志切報仇心存袒護	二〇九
第七十一回	運內功打死童子斤	二一四
第七十二回	道人寄語巡撫奏章	二一七
第七十三回	約期比試錦綸下書	二二一
第七十四回	掃除惡霸不認同行	二二二
第七十五回	衆教師大破少林寺	二二五
第七十六回	頑梗既除八方向化	二三九

乾隆遊江南

卷下

第二十七回 急腳先鋒逢恩得赦 投懷柳燕救主成親

話說衆人正在得處，忽聽門外人喊馬嘶，知何不故，王公即喚家人快問，是何處人馬擾攘？家人去不多時，慌忙報道：有一班強盜，十分利害。要借我銀子五千兩，若不應承，他就齊攻打人來了，請老爺定奪。王安國道：五千兩銀子，所值什麼，要借便借，何必帶人馬來。吩咐家人叫人將人馬退出，我隨後便將五千兩銀子，與他們便了。聖天子在旁道：何必如此怕他；待我出面罵他，包管退了，不敢再來。抽身出來，開了莊門，大叫曰：你衆人如此無禮，深夜引人馬劫人，家，是何道理？難道不怕王法麼？衆強盜正在得意洋洋，忽見莊門大開，這人出來，如此口氣，必有些胆勇。爲首的姓黃名天祐，綽號急腳先鋒。次的姓張名國俊，混名小溫侯，二人乃緣林中豪傑。因犯了人命之事，故由松江逃至於此，二人遂結義爲兄弟。時黃天祐年二十八歲，生得面白鬚長，而鬚髮，兩眼灼灼有光，十分勇惡。那張國俊少黃天祐三歲，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抹朱，十分清雅。住本莊東一百里，有一座飛鵝山，二人在此，已有數年，并不打家劫客。今見山中糧草不足，故下山與王生員借五千兩銀子。不期遇了高天賜出來，將他來喝。那問黃天祐曰：兄弟本事精強，且又有衆頭目，小嘍卒，借五千兩銀子，非是強取，不過因山中糧缺。倘有半個不字，恐怕屋宇俱焚毀了無及。天子大喝曰：爾等快走，也罷。尙敢大膽，在此逆強。黃天祐也不答應，舉刀就向天子頭上砍將下來。這旁天子急忙拔出佩劍相迎，戰此數合，莊內走出一羣家丁并

日青，均上前來助戰。那旁張國俊見有人自莊內出來助戰，他又上前，與衆人一齊接住，一場大戰。少時日青敵不住國俊，賣個身子，走入莊去了。這裏天子久戰，也就手慢眼花，有些敵不住。又加國俊相助，被困在垓心，左冲右突，不能脫身，正在危急之際。正是龍遊淺水遭蝦戲，鳳入低窓被鳥欺。且說本村柳姓，有一個燕姑，年方十八歲。生得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詩詞歌舞精通。且學渾身武技，十八般兵器嫻熟。父名柳春暉，只生一女，極其痛惜。此女幽閑貞靜，孝須雙親，勤習女工。今夜正在閨中，與女眷們下棋。忽聽得有斷殺之聲，急喚丫鬟出去問來。一時丫鬟回稟，是村頭王秀才宅內，被人夜裏打劫入莊。今聞有個親家，與他敵報，被害甚急。那燕姑聞言，稟知父親道：兒咫尺鄰居，理宜相助，女兒應提刀上馬救他。其父初則不許，無奈他一定要去。只得分付精選家丁數人，隨他而去。於是燕姑拔下金釵，提刀上馬，一擁出了莊門。姣聲滴滴，殺氣騰騰，一直上村頭而來。正是金蓮小小穿銅蹬，玉臂雙雙挽寶刀。一隊人馬如飛，到了村前。只見一羣強盜，把一人圍住，十分危急。燕姑叱咤一聲，香氣侵人。衆人圍住得意，忽見來了女子，帶了十來個大漢，飛走前來，突圍而入。便齊聲道：先擒此佳人回山，然後再捉此人，乃移兵共與燕姑大戰。燕姑喝曰：來賊通名受死。衆人把燕姑看不在眼內，乃曰：不識飛鵝山黃天祐張國俊麼？天子乘此，跳出圈子，回來看見一員女將，帶着衆人，與賊共戰，料必是來助朕的，起勢殺得嘍兵七零八落。那天祐與國俊，看得那女子武藝非常，反敵不住。於是天祐竭力舉刀，向燕姑便砍。那國俊又持方天戟，向天子胸前便刺，四人共見一堆。看他戰得上打雪花燕頂，下打枯樹盤根。左打雙龍出海，右打猛虎歸山。前打將軍挂印，後打佳人佩劍。左插花，右插花，金鞭剪玉簪。一個是至貴之身，能文能武，文可勝人，武可蓋

衆。一個是脂痕透甲，香潰污綃。恍似濃桃豔李江場上，趙女秦姬劍戟叢。一個是行如風過走，飛猿跳蛇，行不及渠。一個是溫侯再世降凡間，方天戟舞驚神鬼。

且說四人戰到二三十個回合，未分勝負。忽然哈喇一響，天祐已被燕姑擒了。國俊正在慌張，手裏一鬆，被天子用起神出鬼沒的手段，將張國俊捉了。於是衆賊兵將見兩個大王捉去，無心交戰，哄的走了。衆家丁并柳家主僕，一同進了王家莊來，堂客出來迎接燕姑。王家衆人把兩個強盜，綑住後園桂上。於是大排筵宴，并使人請柳外員，多謝令媛之能，并請赴席。於是柳家人來，是夕歡飲宴罷，次日王生員正欲把二人解官審明依國法。天子乃命人帶他出來，迎接燕姑，後送官未遲。衆家人領人命，遂擁黃天祐張國俊，至立而不跪。天子拍案大罵曰：今被捉，尙敢抗拒不跪。黃天祐與張國俊二人曰：要殺便殺，要送官便送官，何必多問？天子見他如此義勇，又且相貌魁梧。乃曰：你二人如果是迫於不得已而落草，不妨實與我說。不但不送官究治，且能荐爾去投効，也好得個出身。二人見他如此看待，只得從頭直說出來。天祐曰：請蒙傑姓甚名誰，何處人氏？周日青在旁答曰：此位姓高名天賜，北京人氏，是當今丞相門生，而我姓周名日青，是他的乾子。凡出京以來，不知收盡幾多英勇，除了幾多奸官污吏。路遇不平，必爲之伸雪，任爾文如子建，武若孫吳，總能答應得通。你二人如果肯去邪歸正，把家鄉來歷，從實說來。黃天祐曰：某本松江人氏，雙親早喪，留下小人，只學些武藝。且又家貧，並無生意。一日在松江府城，遇見一人在街上，拿了一個婦人，說道他丈夫欠錢不還，將他抵債，回去作妾。被我問起情由，方知是馮狗官的公子，因他生得姿容好，適同親丈夫上坟祭掃，爲他看見。與那人說話，願將百金買其妻。那人不願，妻亦不肯。假造契券，借他紋銀一百兩，如過期無銀，任憑將妻准債。

作妾。某問他是城南人，姓謝名德，販賣雞兒爲生。故人欺他無勢力，被我看見，將他攔住廝打一場。打得性起，鐵尺將他打死，是以走來此地落草。張國俊亦是某家隣村人氏，皆因路見不平，打死人命，一同走至此地。原望朝廷有用武之際，便即投軍歸正。今因山中人衆漸漸缺糧，故來此莊轉借糧銀，以圖後報，非有反意。今被擒不殺，反蒙提拔，則感恩不淺。天子想道：怪不得失志英雄，壯士無顏。乃問王秀才曰：今日且將他二人放了如何？王安國道：隨高老爺主意。天子命日青鬆他二人的綑。二人起來，叩恩站立。天子便曰：我今有書一封，你二人往本省巡撫處投呈，便有安身之所。你見了莊大人，便說我二人明日又往別處探友，不用來此。二人接了書信，叩頭而去。先回到山中，與衆人說知。爾等把守山寨，須要小心。待我二人有實任，即當來叫爾等共報効朝廷。黑張二人吩咐一番，即便動身。在路非止一日，來到巡撫衙門，即投了書子。少時有人出來，呼他二人進去。二人便整衣冠，進來見了莊大人，叩頭起來。莊大人先問道：那個高天賜，今可在王家莊否？二人曰：這高老爺又往別處探友去了。他言見了莊大人，說不日回京，不用到來尋訪。莊大人就請二人坐下。黃張曰：大人在上，小的怎敢就坐。莊有恭曰：不妨，爾識高天賜是何人？二人曰：他道是劉丞相的至愛門生。莊大人曰：那高天賜就是當今天子，偶下江南游過此地。二人聽了，望天謝過聖恩起來。莊有恭曰：爾在松江府打死人命，今落身山寨。幸得遇着聖上，令我銷了此案。即依旨意，拿了松江府監候，再拜本進京，聽候部覆發落。現今無缺與爾二人，暫補巡城守備。俟有功於國，另行升賞。二人大喜！叩頭而去。於是莊大人把松江府拿了監候，另委簡府補上，即銷了黃天祐之案。且說天子見黃張二人去了，皆是懽喜。得此二員武將，如此忠勇。乃與王安國曰：仁兄以我爲何如人？安國曰：文武全才，是

一個貴公子也。日青曰：此是當今仁聖天子，偶游江南至此。不可揚聲出外，以防他人暗算。衆人聽能，一同跪下，山呼萬歲，叩頭不已，口稱死罪。主上曰：不知者何罪之有？我有一言，欲與王兄共論，未知允否？安國曰：萬歲！旨定當從命。諭曰：我命爾爲媒，欲要柳員外之千金燕姑，望速往作伐。於是王安國卽往柳員外處說知此事。員外喜悅曰：怪不得我生此女時，有一飛燕入懷，故而名燕姑，今日果有此兆。乃卽命人請回小姐，全王秀才來至王家莊。見了天子，納頭便拜。安國曰：此即是柳春暉也。春暉叩龍起來，便曰：得主上不嫌蒲柳之姿，上配龍顏，實爲忻幸！恐小女粗鄙，不堪伏侍。天子曰：朕意已決，母得推辭。令媛文才武藝，容貌俱佳，何陋之有？今封爾爲國丈之職，候朕回京後，同享榮華。柳春暉謝恩而起。又賜王安國舉人，一并會試，並賞加五品銜。安國叩謝，又啓奏曰：今日黃道吉日，請萬歲過柳府，與柳小姐成親。大張筵宴，鼓樂喧天。說與人知是京中劉丞相的門生，世家公子。且說天子在柳府住了月餘，又思回朝，恐怕太后盼望。乃分咐王柳二家道：朕今暫住，不日回朝，卽當來接兩家。王柳二人苦留不住，只得送別而行。於是主上與日青回京而去。不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美貌歌姬嗟薄命

飲數杯酒兒，唱幾句歌兒。拈張椅兒，坐在松陰兒。望月下兒，乘下涼兒。抱瑤琴而理絲兒，彈紫調及紅腔兒。人生快樂兒，當及時兒。莫待青絲兒，變了白髮兒。如此逍遙兒，可謂之一個無憂兒。右調樂花陰

却說天子與日青別了柳家莊，一路往別處游玩去了。且說鎮江有個客人，姓李名修，號毓香居

士。喜談古今聖賢，奇文異錄，極其有味。一日說蓬萊山雲夢岩，西去三十里，有座三寶塔，乃是大羅天仙所建。至今數千年來，仍是輝煌悅目。鴛瓦依然，雕樑不朽，正是仙家妙手。故年湮世遠，亦居然不變也。今已浮沒無定，非有仙氣者，不能到也。上一層安的一位如來佛，中一層立的一位通天教主，下一層安的一位太上老君。初時乃是衆人嫁娶，其間後來，日日引動游人，不免穢瀆，故那班真仙漸少到來。於是衆人見仙跡已杳，不甚熱鬧，香煙亦爲之絕。且說江蘇有三個世家公子，皆是富埒王侯，原係福建人。祖上是個侍郎出身，姓黃名世德。因其祖有功，故三代皆襲蔭。然世德性喜清閒，且家財百萬，不要世職，閑散在家。夫人李氏，止生一子，名喚榮新，別號永清。年方二八，才貌雙全。更學得絲管吹彈，俱皆精妙，怎見得，有讀爲證：氣宇崢嶸，襟懷磊落，面如冠玉，唇若塗珠。才如子建，出口便可成詩。貌賽佳人，

游處卽招百美。看他多憐多惜，恍如宋玉當年。有緻有情，恰似潘安再世。即使南國佳人，亦當避席，東隣處子，都作後塵也。

永清本是世家公子，父母憎其懶讀詩書，視功名爲無用，故未與他結婚。乃與本城二個世家子相善，一個是姓張名化仁，字禮泉，祖上是糧道出身。一個是姓李名志，字雲生，父親現作御史之職。三人年紀上下，家財皆是百萬，把功名都不放在心上，揮金如土。三人結爲生死之交，日日花艇酒樓，逍遙作樂。父母鍾愛異常，不加拘束。然三人雖是世家子弟，全不以勢力欺人，極其溫婉。且滿腹經綸，都是翰苑之才。三人在一個勾欄出入，那院爲一都之勝坊，名留春洞院，號天香閣。造得十分華彩，美如廣寒仙府。樓分三層，那歌妓亦分三等，頭等者居上一層。亦有三般價例：若見而留茶，價金一兩。若陪一飲，價金十兩。至於留夜全憊者，價金三十兩。往來皆是

風雅之士，到此必歌一曲，贈一詩。或遇那些大花炮，一肚草，則套言幾句而已。故上一層到者，都是風流才子，貴介宦家者居多。第二層，乃是行商所到，價照上一層價減半，其妓女等亦還欠於上的。至於下一層，不過是那工人手作之流，貪其價輕，難言優劣矣。一日黃永清與張李二公子，同到天香閣要藥。那永清所素親熱一個，喚綺香，生得天姿國色。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年正二九，推爲一院之首。怎見得，看他那

眉如新月，眼比秋波。唇不點而紅，面不塗而豔。纖纖玉指，恍似麻姑，窄窄金蓮，宛如趙女。行來步步動輕塵，若迎風之弱女。呵處結成香霧，如經露之奇花。翠鈿兮驚鸞，羅裙兮飛燕。梳就蟠龍之髻，插來蝴蝶之釵。檢粧則深深欵欵，低聲則滴滴嬌嬌。

那張生相與一個，名喚瑞雲，年方十七歲。生得風流，雅淡輕盈體態。生平所最好者，是淡妝，且端好着白衣裳。一朵銀花依雪下，九天碧月落雲中。嬾嬾多情，銷魂動魄。那李生戀一個，名喚彩雲。聲色俱佳，與綺雲不相上下，年方十五。三人皆居頂樓上，至桓親愛，結爲蘭姊妹。惟願他日，各人跟着一個情義才人。今見那三位公子，都是情投意合。是日六人坐下，小丫鬟送茶去園中向花邊樹底，餞春一番，小飲一巡，然後再到樓中共飲。於是先到園來，但見那園中，擺得十分華美。奇花異果，玉樹瑤盆，均非時有。正百花盛放之時，萬卉齊芳之候。綺雲的丫鬟，名喚待月。瑞雲的侍女，名喚春香。彩雲的使婢，名喚杏花。三個丫鬟，都是生得十分俊俏，好似一班仙女下凡。擺上酒果，六人入席；綺雲靠住黃生，瑞雲彩雲各倚了張李二人，三個丫鬟皆在旁站立侍候。酒過三杯，黃生曰：如今只瀟飲，太慢送春之事了。莫若將此桌子，移向桃花樹下，

再換過一筵，然後賦詩餞春，你道好否？大眾曰：此正風雅之士所爲，即分付供了香花紅燭。一桌擺的文房四寶，以紀餞春之詞。不一時，華筵已設，美酒頻斟。餞春已畢。永清曰：今各人有意憐春，故向春花送別。或吟一首詩，或歌一闋詞爲妙。就以送春爲題，吟得相切，賞他三杯。吟得不好，罰依金谷之數。各人都依了，便請黃生先起。永清曰：今日就以我爲先，乃作了首送春記曰：惟春既暮，餞春宜勤。春色將殘，春光易老。桃花含愁，恨春情之不久。海棠低首，嘆春景之無多。春風狂兮，落花滿地。春雨亂兮，飛絮隨波。惱鬢藏兮不語，訪燕掠兮生悲。蝶使飛來，都嘆春光薄幸。蜂媒頻到，同嗟春色無情也。另要七言一句，以一春二字爲題，以作酒底，乃念一句道：一春無事爲花忙。乃飲了三杯，其後應到張生。正欲開言，忽想起你二人，是對天生的自然一對。詠了看看。綺雲曰：快吟罷，免阻我等。綺雲答曰：君等皆是玉堂金馬之人，自應先詠。我姊妹等當附驥後方是，鄙俚之詞，恐汚慧聽也。張李二生堅請之。綺雲只得先念酒底道：一春無暇懶梳妝。乃續其歌曰：天生奴兮何賤作，地載奴兮何飄泊。父兮生我何艱難，母兮鞠我何命薄。恨海難填兮萬里，愁城難破兮千重。嗟鵲淚之難乾嘆，鶯喉之每咽花。前對酒兮強樂，帳底承歡兮奈何。望多情兮勿負，願知己兮哀憐。歌了，滿坐爲之不樂，勉強飲了三杯。便曰：奴命似春花，故將奴之心事，訴向餞春，今應至張郎矣！張生更不推辭，便曰：一春愁雨滿江城。說罷，許久不言。衆人笑道：滿城風雨近重陽，爲僱租人所止也。張曰：不然！各有所思，遲速不同。彩雲曰：所思何事？不過倚着瑞雲，情興勃發。瑞雲啐道：本是大姐心熱，欲在筵上先傳暗意，以圖早便之故矣。故把些支離語，拋在別人身上來，說着大家笑了一回。彩雲道：莫阻住你的情人。於是張生順口念曰：一聞春去便相思，可

惜桃零與李飛。流水無情嗟共別，落花有意恨同悲。花愁柳怨須當惜，酒綠燈紅却別離。容易餞春今日去，明年遠欲慰相知。道罷，三杯已過；應至瑞雲，笑曰：瑞姐素稱多愁，恨，有致有情，必大有議論了。瑞雲曰：你不必大言壓我，待我快吟罷。彩雲道：我不是壓你，待張郎正壓你。衆人道：不要笑他，快等他念去。於是瑞雲答道：楊柳含愁，海棠帶恨。日日爲春顛倒，甚得舊恨新愁，卻是傷春懷把。總是蝶夢淒涼，鶯歌慘切，慘切何時別？於是念了酒底曰：一春無計共留花。彩雲道：果是多情多恨，情絮紛紛。正是有女懷春，張郎惜之也。瑞雲答而不言，雙眼瞅着張郎，別具一段風流情致，姣姿無限可人。衆言應至李郎了，於是李生即曰：寶瑟彈兮開瓊筵，瓊笙美兮擎翠袖。餞春歸兮美酒，留春光兮金波。悲春去之速兮，穠桃豔李。悵花香之謝兮，綠愁紅慘。人憫春而感懷，春別人而不怜。鶯聲婉轉，唱送春歌。鶯語淒涼，洒離春淚。可知物猶如此，而人豈無情乎？道罷，飲了三杯酒底曰：一春漫埽滿園花。後至彩雲。彩雲乃先飲了三杯，先念酒底，後吟詩曰：一春蟬夢到蓬萊。瑞雲曰：你果真夢到蓬萊，你又必能成仙，故有此奇夢。實有仙骨者，李郎不用多想也。彩雲道：你如此，我就不吟了。說罷，總不出一語。瑞雲趁勢曰：今未有人被罰，剛剛至尾，正遇着罰，該飲三杯海碗。彤雲不肯，無奈被衆人拘不過，只得硬飲了。移時芙蓉面赤，微聞慢慢吟曰：春情易寫，春恨難填。春水多愁，春山空秀。蝶夢誰憐，悵春光之易去。花魂誰弔^吾，嗟春色之難留。從此楊柳生愁，桃花散魄。腸斷海棠花下，心懸芍藥欄邊。千愁萬恨因春去，萬紫千紅共惜春。卽普天之下，人物皆然，哀哉痛哉！吟罷，各人稱讚不已，此語較我更爲痛快！真是普天之下，莫不因春光之易去，而生悲感焉。確然妙論！當以錦囊貯之，再飲三大碗。彩雲不肯曰：飲三小杯已

足了。各人請飲三杯，於是入席。三杯已罷，忽聽得芙蓉花下，喀喇一響，嚇得衆人起身。未知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正在高懷吟與飲。忽然花下嚇人聲。

第二十九回 蘊玉閣狂徒恃勢 天香樓義士除頑

話說黃生衆人吟完酒令，忽聽芙蓉花底，一聲響，嚇得衆人欲走；乃見一個白髮老者，從花底出來，年七十餘歲。生得童顏白髮，飄飄有神仙之狀。拱手曰：老漢乃司花之神，感君等至誠祭奠，憐香惜玉，以餞春歸。故至誠感格，以致吾等受享，無可以報。欲救君等脫離苦海，免在塵中。衆人聞言，驚疑方定，知是神人；齊合掌跪下，口稱神聖降臨，望求超拔弟子等男女衆人，離了人間塵苦，情願打掃仙真洞府，也是歡喜。未知神聖可收留否？神曰：現在當今天子，不久游到此地。爾等須當有急則救，若是見了高天賜便是。衆人當緊記，不可錯過。說罷，化一陣清風，就不見了。各人驚喜交集，向天叩謝，又向花前拜謝已畢，復上樓來，門懷暢飲。正欲再整杯盤，痛飲大醉。忽聽得樓上西面蘊玉閣酒店上，飲得大笑。又聞打喊之聲，不知何故。原來是一班惡少，在此藉酒打架，往往如此。爲首的是本地一個土豪，姓洪，混名飛天砲。有些家資，請教師在家，學得拳棒。與一般亡命，隨處滋生事端。到此酒店小酌，因爭坐位，便廝打起來。原來他上樓來已先有人坐了中座之席。他後到，欲換此座，剛遇一個硬漢，不肯換與他。故出不遜之言，欲恃勢欺人。正在吵鬧之時，適遇聖天子與日青偶游至此，聞打鬧之聲，意欲看出不平，乃下手相助。聽來原是那區洪不合道理，已早抱不平。後見他動手，把那漢亂打。奈那漢